

总是想得太多

古大厝 ◆ 戴蓉

回家过年，搞建筑的朋友问我城中最美的建筑是什么。我说：“红砖厝”。在闽南，至今我们仍把房屋叫做“厝”。于是他带我去看南安官桥的蔡氏古民居建筑群——古大厝。

对了，我记忆深处的古宅就是这样的：红白相间的外墙，红是老旧沉稳的红砖，白是干练淡静的花岗岩。门廊的水磨白石上刻着名家楹联，深凹的石刻字字清秀却有力，从侧面看可以看出一道道漂亮的阴影。门顶两侧是辉绿石雕刻的八仙过海，冷硬的石头却雕出了仙人飘飞的衣角温柔的皱褶。屋脊两端是高翘的燕尾，屋盖上覆以瓦筒。想起之前在华侨新村看过的一张照片，画面正是层层叠叠的瓦，已生了青苔，甚至开出两朵小草花来。

明亮的天井条石铺地，厅堂里则是大块红色方砖，木柱下垫着一尺来高的圆石珠，既能防潮，又可防白蚁。明亮厅的厅堂用来祭祀、待客，幽暗而相通的房间便于女眷闪避。厅堂的木板壁上以楷

书写着的家训，主题是忍让、和睦，宽厚容人，条条道理至今仍然合用。主人晚年居住的院落的水板壁上则是行书，“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文字已经斑驳，但洒脱之气依旧扑面而来。院子里的花窗上，辉绿石细细雕出了蝉、蜻蜓、飞鸟、竹节……

一间一间走过正厝、厅堂和后轩，亲眼看见一百多年前建造的 古宅，自然、考究，蕴含着深沉的审美和情思，无法不感慨随着现代生活的迅捷和便利而来的粗糙和匮乏。导游老蔡说，墙上经年不坏的白灰，原料是海蛎壳，近年修葺房屋时用的水泥，却七八年就破损了。如果老蔡不提醒，外人一定不会觉察，建筑群前庭的条石地是斜的。微妙的倾斜度，走路时双脚无法确切感知，下雨时却能保证庭院不致积水。

不欣赏、不维持、不保护，许多好东西真的会一点一点消失掉。那日赶到古大厝天色已晚，下次一定要一大早再来好好看一趟。

本埠生活录

我城早春的雨，清润如酥。要是不算铺天阴霾的话，这个季节的红尘，气质仿佛娇小美人，发边簪一枝带露玉兰，梦里梦外，甚是动人肝肠以及肺腑。

亲爱女友从东京来，彼此相讨，伊想念本埠黄鱼面，我想念矢泽永吉唱片，微信里来来去去，互相很很翘首。次日，细雨黄昏，默坐在小馆子里等待伊人，湿漉漉地推门进来，迎面一个相思怀抱，一袋子琳琅礼物递送到心口。日思夜想的摇滚老天王的唱片，黑黑白白灰灰，封面上，老男人凝眉摇曳，指尖上风尘历历，看一眼，心已粉粉碎尽。再也舍不得看第二眼，这么好的东西，我要留在长长深宵里，一个人的寂静光阴中，慢慢享用。

坐下吃鱼。大眼炯炯的老板半生半熟，这间馆子去过无数次，人家见我一次忘记我一次，弄得我自信丧尽地说。今晚大眼男照例热辣似火飞扑进来，看见女友一身东京打扮，人家风情万种扭着温柔 S，来了两句夹生日语客套，惹得女友惊喜交集，尖叫连连在心。跟伊讲，今宵主题，是吃黄鱼。大眼男立刻七情上面，翻飞着大型媚眼跟我讲，今朝有黄鱼春卷，吃吧？一人两卷？阿拉的黄鱼春卷，依吃了，肯定跌进去。

让思想拐个弯

如今讲方言比较时尚，马路上、公共交通里，甚至在航班起飞落地时，都会听见各种方言不断传来，有的喜欢对着手机大呼小叫，有的相互高谈阔论。我在欧洲旅游时，一路上也可以不时在街头巷尾听到川鲁粤沪津晋苏浙皖。可在 30 多年前，有的方言，起码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还很平等呢。

那时上海话是一种敢于在公众场合出口的方言，学校、机关、研究所和厂矿的专业技术人员都是上海人扎堆的地方，叽叽喳喳地互相讲上海话是一景。上海人也是那时在全国各地都能见到的群体，我读大学时，每个班都会有几个上海人，他们特别喜欢聚在一起大讲上海话。有人还当着我的面讲我，后来知道我懂上海话，而且老家还是嘉定，顿时一脸羞赧之色。不过，有些地方的人就不大愿意张口，即便张嘴也一定要使劲向普通话

早春的鱼与雨

◆ 石磊

呵呵，darling 我信的，这样的黄鱼陷阱，你不劝诱，我亦甘心跳进去的。然后再要了正当季节的红烧鲷鱼，以及招牌看家的雪菜黄鱼。

黄鱼春卷上桌，大眼男殷勤布好醋碟子，十分懂事地转身离开。店家再得意的杰作，亦不应该看着客人动嘴。于是一口下去，格么真真是销魂的，酥脆在外，野生黄鱼的细嫩鲜软在内，口感曼妙无比，尤其那股无可名状的黄鱼的鲜肥细致，实在是人间逸品。三个人的饭桌子，人人埋首默默，无暇无力发表感想。一卷吃完，彼此抬头，相视而微笑。半生的知己心思，统统都在这里了。跟黄鱼春卷比，一向招牌的雪菜黄鱼，可是失色尽了。大眼男布下的陷阱，天罗地网，密密罩紧了我。

饭后小高潮，心潮澎湃地跟大眼男交换了微信。第二天黄昏，人家情深意长微过来，买晚报看你的专栏，如今是头等大事了。

而我的大事，则是徘徊在女友给的唱片里，老男人的摇滚韵致，于暗夜里连连爆炸，极是妖魅。还有两本簇新的日语小说书，搁在枕边，仿佛米缸里有了米，让我这样地安享富裕。

darling，多么多么地爱你呀。

敢讲方言

◆ 顾土

靠拢，结果不伦不类。不爱说方言，无非是家乡穷，不开放，怕被人看不起。那时只有当了领导的，坐在主席台上，才是乡音不改，当然更没人敢说三道四，如果没有乡音，大家还觉得不像个领导呢。

其实，在那个年代，南方有许多方言还是比较敢说的，别看家乡不怎么富足，但说出来的话外人根本听不懂，所以也没人知道你出自哪里。不像北方方言，一听就明白哪里来的。南方的很多方言实际是县方言，我母亲家乡是江苏丹阳，那里的方言连邻近的地方听起来都很费劲。1970 年代的一年，我跟着姨外婆、二姨、三姨一起去长城，她们一路讲丹阳话，姨外婆居然还穿了件带花的衬衣，旁边的人窃窃私语，都认为他们是东南亚华侨。

改革开放初期，乡音里面粤语

在中心的边缘

双休日去大宁广场，星巴克里总是人满为患，需要排上 15 分钟的队伍才能买到咖啡。坐上座位更是休想的事情。冰激凌店、快餐店、拉面馆、比萨店之类也是人头济济。

新天地的人多，一波一波，来来往往的，但不一定都留下来吃喝。于是在星期天的午后，便看到许多露天的咖啡馆都空着大半的座。慢慢地沿路走过去，各店门前各式的排空座倒也成了某种风景。有的店用透明塑料在座位上空做了顶棚以及垂帘——以防下雨天。有些巴黎大街上的味道。

可见在休息日享乐的居民多过了游客。在大宁星巴克都坐了些什么人呢？其实那里的流动量也挺大。买了咖啡，耐心等上一小会儿，人去位空你欣然落座。年轻的情侣居多，然后，或是两妇女（岁数不限），或是

诗歌口香糖

无 题(297) ◆ 严 力

- ➔ 很想做的某些事情
还不能叫生活
因为生活里只有
必须做的事情
- ➔ 很多诗人一辈子抓住
感叹词的栏杆不放
所以分不清手和栏杆
谁是被表达的主体
- ➔ 在写作前
他总是把电话关机
这个习惯在婚后
就变成了关机之后
还要把老婆关在
某件事情的里面
他才能开始写作
- ➔ 如果把发自内心的“谢谢你”
作为砖头去垒砌大楼的话
每个人都会住得很舒服
可惜很多不是发自内心的
所以人间就出现了很多
豆腐渣工程
- ➔ 修养在很多时候
需要以诗歌的浪漫
来仲裁人性的冲突
尤其到了某个深度
它就会追究
你是否与自己押韵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297 期

一跃而成为自豪的方言。因为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又有香港做支撑，所以走到哪里，一听对方是粤语，就觉得生意有了希望，先自敬重了几分，连唱歌都是粤语吃香。那时出门闯荡，回家时如果能讲粤语，就好像今天能讲英语一样，父老乡亲都觉得此人没白混，起码是在珠三角一带干过事业的。

从前不敢讲自己的方言，而现在敢于大讲特讲，恐怕在于很多人的家乡有名了，靠煤靠天然气靠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住的这个社区，大多来自同一个地区，以产煤著称，人人都是一个口重音的乡音，一买就是几套房十几套房，相互好像还沾亲带故，反倒是我们这些本地人有点像是外来的，不大合群。其实，即使家乡不出名，当今讲方言也没什么可难为情的，因为满大街都是外来人口，你看不起人家，人家还未必瞧得起你呢！

幸福的味道

四文艺男(发型衣装前卫)，或是独坐者(男女不拘)，也有喂食小孩蛋糕的夫妇。一杯咖啡坐上半天，二小时的，少见。兴奋的表达多于宁静的神情。兴奋是短剧，宁静是长篇。兴奋是踩点，变换，品尝，当然也包括交流，短平快。悠长的味儿与呆思的情趣就显得不合时宜。热闹的声音与潮水般的来客在催促你吃了喝了，走人。也因此，在广大社区的消费中心，第一宜开伙食店，第二还是开伙食店。

果然，卖小熊品牌的服装店终于变成了一家现场烘焙咖啡的意式咖啡厅。上下二楼楼，竟然还是没有空座。底楼的一半像一个开放型的咖啡仓库。一瓶瓶的咖啡豆，各式各样的咖啡壶，巨大的磨粉机，天花板用了一个个倒悬的不锈钢意大利咖啡

◆ 南妮

壶做装饰。招牌是意式的，却也卖法式长棍面包，美式咖啡，比利时的华夫饼干，迎宾小弟是一位韩国帅哥。呵，这世界总有新的东西在吸引你的眼球，总有一样是你的心头好。斜对面的电影院正在放《悲惨世界》和《霍比特人》，都是国际级大片呢，看！

95 元一张电影票。花 200 元买张水晶卡的话，可以打 8 折。为什么不买水晶卡？两张电影票买完，卡里还剩 40 多元。电影总会再看的。那么到最后，是我合算还是电影院占了便宜？奶茶一杯，爆米花一筒。奶茶的奶用的是啥奶粉？还是压根就不是奶粉？那冲的水又是什么水？自来水还是净化水？爆米花含铅，那个量是在安全度里吗？——不去管它了！快乐总是需要一点粗糙的，傻人有傻福。

钢笔画世界



智利维尼亚德尔马黑白岩 杨秉辉 画 \ 文

智利有一海滨城市名维尼亚德尔马市，其太平洋岸因火山喷发之岩浆形成之黑色岩石与沿岸之白色山岩相间，成为罕见的“黑白岩”奇景。维市依山临海，其屋宇多随山势而建，呈阶梯式排列，每组屋旁有若缆车状之斜行电梯上下，在沿海之侧观之若巨轮之状，若居其中瞭望太平洋，则犹在大型邮轮中航行之感。

西南的琐事坐语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 ◆ 洁 尘

童年的我，和周围的女孩子们经常玩草。我的童年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那个年代的孩子，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基本上没有玩具。家里没有玩具的孩子都在外面野玩，把花草树木当做玩具。其中一种玩法就是玩草。

玩草之一种是把“节节草”的那些节拆开，在眉毛上又一节一节地组装好，于是，两道绿油油的“草眉”就整出来了。

近来看到“断节莎”这个说法。看这种草的形态描述，跟我的童年记忆似乎一致也似乎有异。我感兴趣的是，原来这类草都在一种目、科、族、属、种之下，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莎草。覆盖这个世界的蔚为壮观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们基本上都是莎草，大概有 5000 种左右，其中我们最常见的叫做碎米莎草，遍布全世界。我家花园里就有这种杂草，永远除不尽。

莎草的沙，不读沙，读萨。《诗经·小雅》中有“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之句。台，夫须也；莱，草也。夫须，就是莎草。我想，莱其实也是莎草吧。

“断节莎”是在《发现之旅》中读到的。《发现之旅》是近来购得的一本十分精美好看的书，英国人托尼·赖斯著，里面有大量的归属于大英博物馆系统的伦敦自然史博物馆馆藏的 17 世纪以来的十次著名探险活动所获的博物学图谱。

“断节莎”是牛奶巧克力的发明者汉斯·斯隆爵士在牙买加的发现。斯隆这个人属于标准的上帝的

宠儿，他一生的故事太耀眼了。此人属于天赋异禀又艺高胆大的那种人，27 岁时就成了英国名医和被世人尊崇的科学学会——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斯隆对科学的各个门类都充满了兴趣，尤其钟情于植物学。就在 1687 年，被天生的探险基因所驱使，27 岁的斯隆作为随扈医官，跟随新任的牙买加总督阿尔比马尔公爵前往那个新奇的异域。

斯隆的成就就牙买加这一页，也堪称杰出；但是，他后续的事业则更为辉煌。因为发明了将苦涩的牙买加可可与牛奶的融合配方，牛奶巧克力饮品和制品从此风靡西方世界。斯隆因拥有此项专利配方所获甚丰，重回英国后开设的私人诊所也财源滚滚，加以他后来又与一富商遗孀联姻，斯隆因此拥有了巨额的财富。他把这些财富专用于收集各种植物和动物的标本和图谱，另外还有大量的化石、矿石、金属、宝石、勋章、钱币、图书、手稿、油画等收藏品，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收藏家。1753 年，一生拥有太多惊奇、荣耀和财富的斯隆在 93 岁高龄去世。去世前，他非常有远见地没有把自己庞大的藏品交由后人，而是捐献给了国家。在他去世后六个月，英国国会立法成立了大英博物馆，以斯隆的收藏作为机构的核心内容。之后，大英博物馆陆续发展成一个博物馆群落，包括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和伦敦自然史博物馆，在世界上拥有至尊地位。如今，莎草之“断节莎”的标本和照之描摹的精密图谱就在伦敦自然史博物馆里。